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托 克 托 等 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葢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

故人莫肯售又園户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
園户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
為名强市盜販侵奪官利其獘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
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
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
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
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
榷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

年擴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吏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詔罷三司使初園户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

詔悉錮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景祐中三司使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
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詔已執政
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
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
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
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
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

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弁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
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
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
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
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
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
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
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

四年嘗許陜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陜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

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
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
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内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寳
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
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
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
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
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

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歴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歴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

內地諸州有司葢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
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
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
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乗時
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劵直十萬
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
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劵
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

寡公私大敝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

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

范鎮謂内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時射利傷體壊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虚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専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

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
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
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
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
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
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
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
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

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户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

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

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剝園户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秪及

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秖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

年天下户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産茶州軍内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産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歳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税且以三倍舊税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税則例微加増益即所増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

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疎利源而寛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

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靡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户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
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
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
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
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
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
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
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

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縁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户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輸錢而商

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
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
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
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
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
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
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
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

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户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内外總入茶税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熈河博馬而韶言
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據
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
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
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𦟛為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
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
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

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迺即屬諸州刱設官場
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
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
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
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
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
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葢恐布亦難數也
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

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塲更嚴私交易之
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縁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
盡榷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
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
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
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
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歳出息錢不過十之二
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塲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

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
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歳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
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詔
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
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
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
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
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

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責茶
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
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
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
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户採造黄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没
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
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
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

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録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

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羡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

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

故費於牙儈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户名為平市而
實奪之園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
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
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
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
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
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
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葢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黄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黄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縁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

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

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隷提刑司税務毋得更易為雜税收受紹聖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寛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税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内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

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竒食茶之筭不在焉其
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歴之後法制寖壊私販公行遂
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
年利源寖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産茶仍
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産茶州郡隨所置塲申商人
園户私易之禁凡置塲地園户租折稅仍舊産茶州軍
許其民赴塲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
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

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椿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

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
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
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
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
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
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
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
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

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産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榷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

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陜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户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户部茶籠篰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

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羸數即沒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羡定園户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内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户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税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税如舊大抵茶鹽之法

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羸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没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没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於園户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揺之令於時掊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産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歳歳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

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
鋪户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
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
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餘斤及方臘竊
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户借貸優恤止
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蠧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揺之令復
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

淮南陜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熈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劒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户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塲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榷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

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彦博廣東高鎛然
子京葢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脩仁諸縣夔州
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
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户等以茶麤濫當剋納爲錢
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
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
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
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

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陜西辟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劒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為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

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
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攺給
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率元
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剏奏脩置水磨凡在京
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
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
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産茶山場州
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

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
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户部侍郎李
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
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
即京索大源等河爲之以孫迥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
隄岸四年塲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吕安中二十
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户部上凡獲私末茶并
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

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
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
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
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
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
等處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榷法
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
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垜錢裁元豐制更立

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為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户承歲課視酒户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縁茶事併隷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為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復撥隷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

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
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剏
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
城仍行通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
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剏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
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
四十有二雪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

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黄龍雙井皆絶品也
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
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
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
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
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
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

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儈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儈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户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

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
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産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
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産茶縣不許
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
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
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胯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
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勍等相因為
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鳯茶一千

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
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
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
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
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筍之式令漕
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
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
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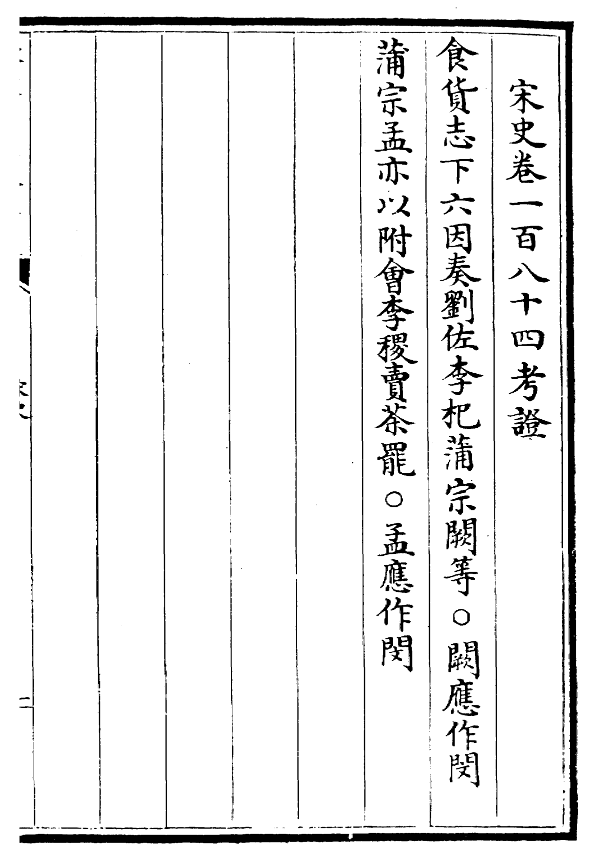
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户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户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

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户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户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産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隷總領所贍軍然

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户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户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倠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

渡以來文黎珍叙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馬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馬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馬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大率皆以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靈犀砦易馬場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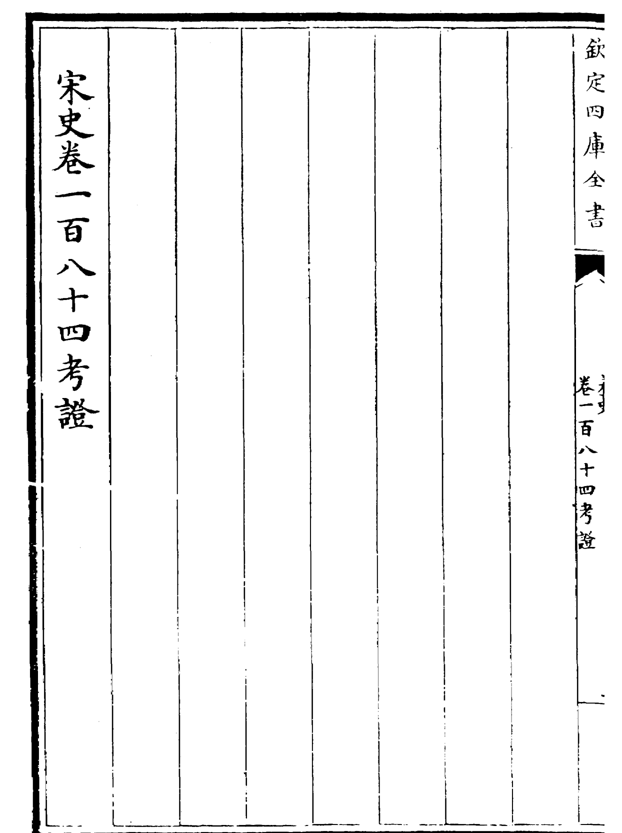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食貨志下六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閔應作閔

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孟應作閔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八

食貨下七 酒 阬冶 礬 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

皆不榷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槱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多醨薄至課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産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

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陜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榷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户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榷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

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惟夔建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酤成即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醖用秔糯粟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

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
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
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錢頗為煩
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榷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榷四
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天禧初著作郎
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
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
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

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户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

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酤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户口寖蕃為酒醪以靡

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户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歷初三司言陜西用兵

軍費不給尤資榷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榷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强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

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禄吏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户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户損其利為今之法宜

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爲千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年額損

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户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熈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為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醖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

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醖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户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内增月限以輸並除限内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户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

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榷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鹽

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糟錢别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榷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别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為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

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為賞罰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内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糟酵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為直達糧綱水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廟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麯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

錢五次增三為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夔路榷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城砦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户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户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為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

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隷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

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麯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麯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總制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

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户部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户坊塲又為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醖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醖賣虧欠則責入

米之家認輸不復斅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户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贍軍酒庫為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䕫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隷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場務增及

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已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二十五年罷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置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别置店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别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

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賞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趂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户部見九年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榷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

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獻以内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為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悶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宫庫一共為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為額其行宫新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縻費以淨息三分為率一分輸

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遂鑄印及攺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乏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令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撿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

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槽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阬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塲務二百有一金産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産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劒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塲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産

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劒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産徐兖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虢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陜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劒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産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劒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産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産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産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

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

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奬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歷中屢下詔申敕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治之不發者或廢

之或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治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阬治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

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
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劒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
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劒
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兖鳳
翔陝儀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劒英韶渠合資
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
劒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賀潮
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治與至道天禧之

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場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阬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阬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錬人並相為保保內及於阬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阬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

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
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
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
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
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闢監金場後五年
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闢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
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戸部尚書
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阬治凡一

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户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寖虧而商虢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阬治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阬治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阬治合為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為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路阬治自為一司許檢柬州縣剌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阬治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

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阬二一為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膽土煎銅無窮而為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阬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斡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

之利岑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阬治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别籍之若弛興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阬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阬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為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陜西阬治司改併入

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内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恵州信上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黄坑場欲權存俟歳終會所入别奏恵州

楊梅東阬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阬黃田白
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
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
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
西路阬冶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阬冶興廢慮
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阬冶所收金銀
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
上之尚書省自是户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

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無額乃責之縣丞監
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
西阬治蔣彛奏本路阬治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
輸大觀西庫彛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
官同諸縣丞遍視阬治之利為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
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
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阬治官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一
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

路鐵場阬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阬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阬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阬治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絶書令部内山澤阬治若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葢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阬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湟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阬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洍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及徐洍所領九路興修阬治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諶并諸路廉訪悉究陳利病真偽八月中書奏阬治寖已即緒詔京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阬治並罷十一月尚書

省言徐禋以東南黒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丹粉鬻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治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箭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

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鑄瀉户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即治户未償之錢收其已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等治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

為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為器閒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為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榷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餘止為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

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榷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為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榷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阬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阬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

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翔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阬冶之利二廣為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為常賦阬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阬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

緡五月詔阬治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阬治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阬治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阬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阬治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

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阬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

福建銅治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治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治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

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竒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竒宋初諸冶外隷轉運司內隷金部崇寧二年始隷右曹建炎元年復隷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阬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

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宫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為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阬冶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户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阬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阬户虚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礬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𠜂務置官吏宋因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緑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户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馱給錢六十隰州礬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馱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緑礬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散賣白

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緑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没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迺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緑礬

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令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緑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

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緑礬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募民鬻之季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為軍亦置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榷礬之禁時河東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為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

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礬一馱已費本錢六十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為一馱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為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為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為軍礬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礬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為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

祐數無增損隰州礬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礬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為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即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芻請礬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礬為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

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鑴户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内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陜西自潼關以西黄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礬礬之出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為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礬法自熙寜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竒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寜六

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礬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礬舊聽其便迺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即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

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為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緑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

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
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
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
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
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
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
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
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為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

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贑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

到香依行在品荅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

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

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

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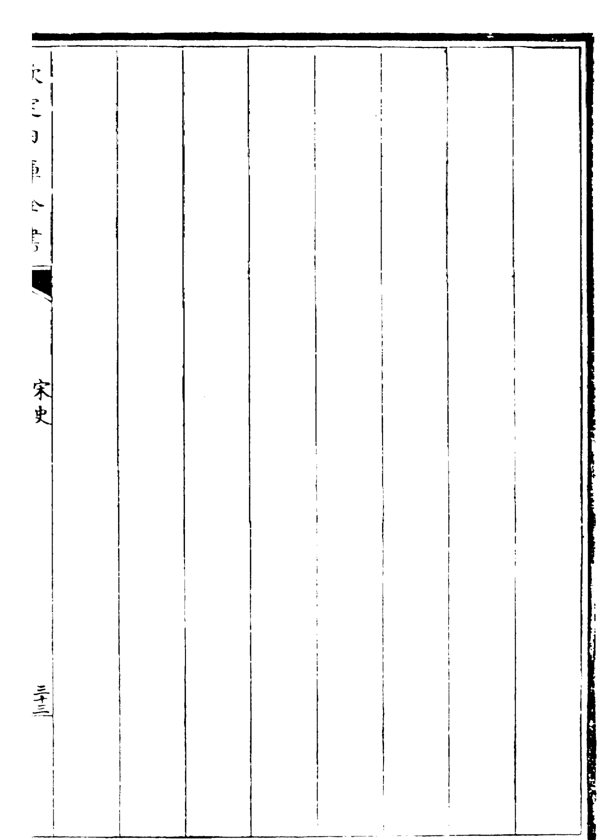
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

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

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

販為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買乳

香為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榷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榷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榷貨務招客筭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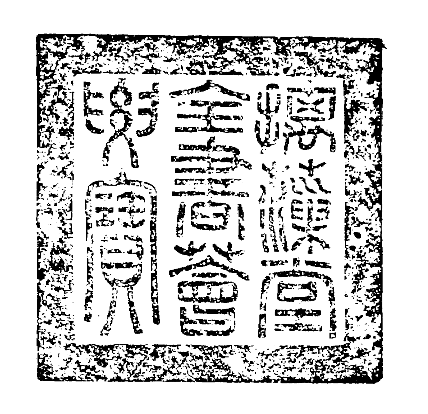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食貨志下七舊直舶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臣開鼎按省百不足百也上八十五是也今云便出入當是足百說見日知録

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臣開鼎按下文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則此鹽字乃監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彭希紱